

四庫全書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一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邱文愷

檢討<sub>臣</sub>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繆璘

校對官主事<sub>臣</sub>龔敬身

謄錄監生<sub>臣</sub>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二

劉賓客文集

別集類一 唐

提要

臣等謹案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

劉禹錫撰禹錫字夢得彭城人貞元九年進

士登博學宏詞科歷官檢校禮部尚書兼太

子賓客其集亦名中山集陳振孫稱原本四

十卷宋初佚其十卷宋次道裒其遺詩四百

七篇雜文二十二首為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禹錫在元和初以附王叔文被貶為八司馬之一又喜以詩詞調謔人頗嫉之以是屢起屢蹶然韓愈獨與之友善集中有上杜黃裳書厯引愈言為重又外集有作子劉子自傳一篇敘述前事亦不甚詆譏叔文蓋其人本急於功名致為羣邪所誑誤者其文章恣肆宏辨近杜牧之之流而詩律尤精白

居易盛推之至謂其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  
陳師道稱蘇軾詩初學禹錫呂本中亦謂蘇  
轍晚年令人學禹錫詩以為用意深遠有曲  
折處劉克莊後村詩話稱其詩多感慨惟在  
人雖晚達於樹似冬青十字差為閒婉似非  
篤論也始禹錫所與唱和者白居易及令狐  
楚李吉甫等皆一時名人嘗編其唱和詩為  
彭陽集吳蜀集汝洛集有夢得所作序引皆

在外集中而其書在宋已佚惟正集文二十卷詩十卷明時曾有刊本頗行於世而獨無外集故流傳甚罕今兩淮所進有明毛晉汲古閣所藏抄本紙墨精好蓋猶從宋刊本錄存者謹合為一編著之於錄用還文獻通考卷目之舊焉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劉賓客文集卷一

唐

劉禹錫 撰

賦

問大鈞賦

始余失臺郎為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閨  
月人咸謂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  
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人咸  
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

調歲二月有事于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歛  
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  
敢問大鈞其夕有遇寤而次第其詞以為賦

圓方相亟兮浩其無垠  
窅冥翕闢兮走三辰以騰振  
孰主張是兮有工其神  
迎隨不見兮強名之曰大鈞  
敵以臨下兮巍乎雄尊  
天為獨陽高不可問  
工居其中與人差近  
身執其權心乎其運  
循名想象斯可以  
訊曰嘻蒙之未生  
其猶泥耳落乎埏埴  
唯鈞所措忽



然為人為幸大矣工賦其形七情與俱嗇智不授畀  
之以愚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途人  
或譽平聲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  
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今否  
踰數而巨量雖一夫之不獲兮亦大化之攸病謹薦  
誠上問兮俛伏以聽是夕寢熟夢遊乎無何有之鄉  
抗陛級乎重霄兮異人間之景光中有威神兮金甲  
而煒煌頷之使前兮其音琅琅曰吾大化之一工也

居上臨下廉其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形肖貌  
生類積億橐籥圈匡鎔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嗇  
不守以愚覆為汝賊既賦汝形輔之聰明盍求世師  
資適攸宜胡然抗志遐想前烈倚梯青冥舉足斯跌  
韜爾智斧無為自伐鑿竅太繁天和乃洩利逕前誘  
多逢覆轍名腸內煎外火非熱今哀汝窮將厚汝愚  
剔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痍兮招太和而與  
居貫以待人兮急以自拘道存壺奧無示四隅軋物

之勢不作兮見傷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馬嗇乎且  
夫貞而騰氣者膴膴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  
輪是蹈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倮鱗蜚走灌莽苞  
阜乃牙乃甲乃殛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薨各乘氣  
化不以意造賦大運兮無有淑惡彼多方兮自生醜  
好爾奚不德余以驟壯姑尤我以速老邪觀汝百為  
又或不然赤子哇哇急其能言亦既名物幾時踰躑  
春耕其丘投種之日釋耒而歎何時粟實望所未至

謂余舒舒欲其久留謂我瞥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  
彼蒹葭之蒼蒼兮霜霰苦而中堅松竹之皴皺索籜  
兮不若櫛荀之可憐納材葦而構明堂兮固容消而  
力完揚且之哲兮不可以常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  
皓髯山立時行去敵氣與矜色兮喋危言以端誠俾  
人望之侮黷不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  
余而何受教而回遽遽形開嚮之威神孰為來哉乃  
遽衣促盥端慮滌想委佩低簪持簿叩額而言曰楚

臣天問不訓今臣過幸一獻三售始厚以愚終期以  
壽忘上問之罪濯已然之咎心憎故術腹飽新授馳  
神清玄拜手稽首

砥石賦

時在朗州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慝而傷物嫗神噫濕渝色壞味  
雖金之堅亦失恒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澀不可  
拔剖其室乃出邇陽眇眇傳刃蒙脊鱗然如瘡痂如  
黑子如青蠅之惡銳氣中錮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

裊密石以遺余沃之草腴雜以鳥膏切廁下上真質

焯見躊躇四顧迫

余周切

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

客曰吾聞諸梅福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摩鈍有是邪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今以利為佩遭土卑而慝作兮雄鋌為之潛晦如景昏而蝕既今與肌漆而為癘顧秋蓬之不可剌兮尚可遊乎髓髀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百汰之至精蟠一檢而多恙豈害氣之獨然兮將久

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刃兮獵者之鋌不灌不淬兮操  
錯銜鈎日鼓月揮兮剗腴擊鮮睨燿燿以耀芒翦淫  
夷而騰羶豈不涉暑而蒙沴兮鼎用之而成妍有客  
自東遺余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膩理剗其鱗皴滑以  
滑瀟如衣澣垢如鼎出否霧盡披天萍開見水拭寒  
焰以破昔擊清音而振耳故態復還寶心再起既賦  
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恥感利鈍之有時兮寄雄心  
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

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傑材以奏得既有  
自失豈無因漢氏以還三光景分隨道闊狹用之得  
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此大砥以礪兆民播生在  
天成器在君天為物天君為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  
而患乎無賢歟

楚望賦

予既謫于武陵其地故郢之裔邑與夜郎諸夷錯雜繁  
乎天者陰伏陽驕是已繫乎人者風巫氣窳是已囂零



浮浮利于樓居城之麗譙實鄰所舍四垂無蔽萬景全  
入因道其遠邇所得為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司方陰迫而專專實生沴天濡而冱土  
洩而泥氣罕淑清兮淫氛曠曠中人體支兮為瘡為瘵  
以曠滌煩兮利居高于物外我卜我居于城之隅宛在  
藩落麗譙渠渠四阿垂空洞戶發樞眸子不運坐陵虛  
無歲更周流時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貺予櫺軒之外  
羣山龍從岡陵靡陀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窈蔚森聳露

夕霞朝望如飛動簷廡之下大江湏洞支流合輸泄入  
雲夢義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泳之族聳牙欹呀秋水濯  
盈漩石飄沙流枿軒昂舞于盤渦逮及收潦澹如綠醕  
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烟緜與  
空蒼然湘沅之春先令而行臘月寒盡溫風發榮土膏  
如濡言鳥嚶嚶三星嚙其曉中植物颯以飄英雲歸高  
唐草蔽洞庭目與天盡神將化并圓方相涵遊氣杳冥  
熙熙藹藹藻飾羣形枿樹童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

景曜明恢台之氣發于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  
焦熬止水漢沸翔禽跼墮呀味垂翅曦赫歆蒸陽極反  
陰二儀交精下上相歆雲興天際歛若車蓋凝矐未瞬  
彌漫靈靄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熱空萬夫皆廢懸  
雷綆緹日中見昧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  
澄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曜于丹泉上鏡下  
冰湔塵濯烟宿麗潛芒獨行高躔皓一氣之悠然潔有  
形而溢清玄杳微明而斐疊想遊目於化先夜無眠以

徂征金霞暈乎海壖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如墮半  
沈層瀾雞啁哳而晨鳴今日荏苒以騰晶動植瞭今已  
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誼卑洶浩浩以營營追向  
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夢還猶仿像而  
馳精日次于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水泉收脈故道脰  
宣音削衍為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  
綵翠于沙礫時時壯風振槁揚埃蕭條邊聲與鴈俱來  
寒氛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容飛雨凝滴灑林遞響淅

漚捐械飛電照雪以騰光柔疏傲霜而秀坼躔次殊氣

川谷異宜民生其間俗鬼言夷招三閭以成謠德伏波

而構祠投粬粬

尼呂反

以鼓檝豢鱸魴而如犧蟠木靚深

孽祆憑之祈年去癘蠲敬祇威擊鼓肆筵河旁水湄薦

誠致祝郤略躡跢

躡跢蚪龍動  
兒靈光賦

渚居鱸食大掩水物罟

張餌啗不可遁伏顯舉潛緇晝撞夜觸設機沈深如拾

于陸彼遊儻之瑣類咸跳脫於窘束雖三趾與六眸時

或加乎一目亦有輕舟軒輕泛浮柁綸往復馴鷗相逐

莫夜澄寂嘯歌羣族傖音俚態幽怨委曲逗踈析於江城引哀援於山木巢山之徒枰木開田灼龜伺澤兆食而燔鬱攸起于巖阿騰絳氣而蔽天熏歇雨濡穎垂林巔盜天和而藉地勢諒無勞而有年罷士閒人逸為未作求金渚浹淘汰濺潑流注潰沲繁光熠爚貪賈來貿發於懷握無翼而飛潤于豐屋哂耕耘之悒悒徒胼胝以自鞫我處層軒日星回還閱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見乎其間非耳剽以臆說今固幽求而縱觀觀物之餘

遂觀我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兮九  
閭遠莫遠兮故園舟有楫兮車有轄江山坐兮不可越  
吾又安知其所如悅臨高以觀物

傷往賦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為智豈  
至言邪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苦若人之天關弗遂也作賦  
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邑邑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

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莫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極運  
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于衰猶昧爽  
之必莫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  
暉飄零日及之萼

日及槿也朝生暮落一名王蒸爾雅

倏忽蜉蝣之衣川

走下而不還露迎暘而易晞恩已甚兮歎絕見無期兮  
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按來鱣亦在林下我觀于  
途裨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  
和鳴灌叢雙泳漣漪薨薨伊蟲蠢蠢伊豸遊空穴深兩



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雌而與俱物莫失儷以孤  
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目淒涼兮心伊鬱心伊  
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嬰兒何所丐沐兮何從仰飴  
襦袴在身兮昔圖蹉跌肇囊附臂兮餘馥歲蕤誠天性  
之潛感顧童心兮如疑曉然有難繼之慕漠然減好弄之  
姿指遺挂兮能認遡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  
物改其容寶瑟偃兮弦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寒鑪委  
灰虛幌多風隙駒晨轉牕蟾夜通步搖昏兮網黏翡翠

芳褥掩兮塵化蛩蛩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玩  
服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躚於是非求僊宰與  
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恍  
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曰龍門  
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劍一去無遺  
音悲之來兮憤予心洵如行波浮浸淫悵緣情而莫極  
思執禮以自箴已焉哉苒苒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  
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沈以無涯之情愛悼不

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莊兮何  
人予獨累歎而長吟

何卜賦

余既幼惑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曉  
兮將取質夫秉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而來  
思乃招而祝之曰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  
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間伊我兮久而滋蔓吾聞人肖  
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之早人斯具

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裹極必反焉其猶合符予首圓而足方予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貴居貴而未嘗剝者其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鳬胡不裨夔何罰而蹠蹕蛇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作舛馳似予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于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是非在此為美兮在彼為嗤或昔而成或今而虧君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

可邀來不可逃淹兮

闕

孰捨孰操豕喙之毒董鷄首之

賤毛各於其時而伯

霸音

其曹屠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

所用莫若履狶作俑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斷

輪絡首縻足兮驥不能踰跬前無所阻兮跛鼈千里同

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沂者之凶同甄于時其時

在澤伊穉之利乃穆之厄故曰是邪非邪主者時邪諒

淑惡之同出兮顧所丁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

我恥其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為言

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謫九年賦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為深愁莫高者天莫濬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謫至於數極長沙之悲三倍其時廷尉不調行當跋而天有寒暑閏餘三變朝有考績明幽三見顧堯之民兮亦昏墊而有歎歎息兮倘佯登高兮望蒼蒼突弁之夫我來始黃合抱

之木我來猶芒山增昔容水改故坊童者鬱鬱而涸者  
洋洋天覆地生翳兮無傷彼族而居邇之投荒彼軒而  
遊昨日析楊信及澤濡俄然復常稽天道與人紀咸一  
債而一起去無久而不還焚無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  
窮兮貫九年而猶爾噫不可得而知庸詎得而悲苟變  
化之莫及兮又安用夫肖天地之形為

望賦

邈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晦明轉續兮八極鴻

濛上下交氣兮羣生異容發孤照於寸眸騫遐情乎大  
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騁望  
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待者矐矐忘懷者熙  
熙慮深者瞠然若喪樂極者冲然無違外徙倚其如一  
中糾紛兮若斯望如何其望最樂晞慶霄兮遡阿閣如  
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踊躍扇交翟兮歲蕤旗升  
龍兮蜺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瑞景於庭樹掬非烟  
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懽登灞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



紅塵合鬱蔥蔥兮佳氣盤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闌  
干避御史之驄馬逐倖臣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  
萬靈兮越四隩漢帝仙臺兮秦皇海嶠霓衣踴于河上  
馬跡窮乎越徼紫氣度關而斐疊神光屬天而照耀睨  
眷眷以馳精聳專專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  
兮窮冥冥楚塞氛惡兮蕭關燧明暈籠孤月角奮長庚  
沙多似雪磧有疑城烟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  
兵審曳柴之虛警破來馳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示無

言於旆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今年光度雕輦已  
辭兮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後翠華之儻來  
仰玄天以自訴況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葉香  
餘紈素風蕭蕭兮北渚波烟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  
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墓柏琴翻朔塞之音挾瑟指邯  
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侯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  
兮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說萬族  
獨含嘆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情兮九回腸

羨環拱於白榆惜馳暉於落棠諒衝斗兮誰見伊戴盆  
兮何望平聲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  
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  
何時兮東山在永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  
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張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  
回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為洛陽拜塵友

山陽城賦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

閔漢也詞曰

我止行車賈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之  
氣兮焉如蹈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  
倒持兮曾何芒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維之再  
敷邈汜陽與鄱上恍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事替終此  
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為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  
約播其德芽迄武乃獲桓靈之欲縱心於昏熱其妖焰  
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奸雄乘釁而騰振物象隤以

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世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為文  
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蓋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  
鹿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  
天亂日久矣莫可追陞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貽後王  
之元龜

秋聲賦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皆  
得時道行之餘興猶有光陰之歎況伊鬱老病者乎吟

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宵宵悠悠百蟲迎莫兮萬葉吟秋欲辭林  
而蕭颯潛命侶以啁啾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  
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蔓起寒蠶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  
楸蚤脫驚綺䟽之曉吹墮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  
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鴈叫兮音書絕遠  
杵續兮何泠泠虛窓靜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絲  
當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苔合荒園露滋草

蒼蒼兮人寂寂樹槭槭兮蟲唧唧則有安石風流巨源  
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  
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玉之悲傷覺潘郎之么麼嗟乎  
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眄天籟  
而神驚力將殫兮足受絀猶奮迅于秋聲

劉賓客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劉賓客文集卷二

唐 劉禹錫 撰

碑上

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于三事得立四廟備  
物崇祀以交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  
也維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廟于西京崇業里  
公時鎮劍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綬品俱第三

請如式以奉宗廟制曰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  
祔其主于三室明年公入為御史大夫復以十二月  
躬行烝祭間歲公出梁州就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  
祀室太和二年增新室既成祔顯考于尊位告饗由  
禮觀之者以為世程第一室曰上儀同幽州別駕府  
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曰湖州安吉縣  
令贈尚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  
君馬氏配第三室曰朝散大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

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第四室  
曰溫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太夫人  
博陵崔氏配初周靈王太子晉遇浮丘公化為神僊  
時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於秦者曰翦三世  
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有徵君霸霸孫甲亦  
號徵君徙居祁縣為著姓故至于今為太原人自漢  
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罔  
廣陽有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惟

儀同府君廣陽侯五代孫也唐興于太原實從義旗  
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  
子理二邑不躋貴仕故有錫羨後大之祥惟戶部府  
君幼孤以孝聞於鄉曲未冠以文售於有司由前進  
士補延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  
州饒陽尉歲滿遷渭南天后在神都而東畿差重遂  
由渭南轉河陽適逢建萬象神宮甸內吏分董其役  
因上書切諫繇是名益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馳軺

車聯讞大獄閩禺朔漠所至決平蚤以藥棘傷生晚  
成劇恙樂就夷曠故不至大官惟太尉府君生於治  
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有五貢然從秋賦明年春升  
名于司徒又一年玄宗御層樓發德音懸文詞政術  
科以置髦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太祝未幾復以  
能通道德南華沖虛三真經進蓋屋尉天寶中歷右  
拾遺左補闕禮部司駕二外郎屬幽陵亂華遣兵南  
服因佐閩粵改檢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寧

江南為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以府君牧溫州朝廷虛公卿以俟高第及聞訃永嘉人輟春罷社搢紳間以不淑相弔焉雖位負于道而邁德垂矩後之人得以續承丕揚之其儲休啟祐有自云爾生三子皆聰明絕人長曰治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曰潔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實季子也蚤在文士籍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自藍田尉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廷憲

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冊免常居大僚今年  
自梁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為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府  
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揚歷且夫起諸  
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黃鉞以伯諸侯入  
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榮  
而奉昭薦嗚呼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視喬公之  
三鼎其辭曰

閔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眈眈犧以潔牲

榮以大禧交神尚敬合鬼尚氣子姪宗工駿奔奏事  
副筭侈袂儼恪居次孝孫兢兢執爵而升以裸以櫛  
以伏以興水陸具來羶薌畢登列于園方其器增增  
乃禴乃嘗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幄  
蹢蹢堂廂禮成起慕涕落玄袞濡露踐霜誰無永懷  
不如達者哀與榮偕逢時奮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  
以道為貴惟公之達今名以顯親惟公之仁今德以  
澡身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



罔不肅祇于廟之門

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  
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  
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蒙被恩澤列為先侯得立家  
廟以奉常祀制書下其奏于有司於是善相考祥得地  
於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季第

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祔饗三室塙墉以  
尚幽設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寧謚第一室曰秦州  
上邽縣尉諱濬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曰綿州昌明  
縣令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妣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  
氏配第三室曰太原府功曹參軍贈太子太保諱承簡  
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  
以介圭入覲真拜戶部尚書進爵為魯侯既辭戎旃得  
以列侯謁三廟是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

期致齋栗然以敬既齊盡志歆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  
具物始躋而處恭終獻而汎瀾既卒事顧麗牲之石宜  
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牒于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  
夫魏顥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曰文國語所謂令  
狐文子是已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為晉  
卿始封于魏自萬至顥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  
蚪仕拓跋魏為燉煌郡太守子孫因家遂占數為郡人  
藍田之孫熙在隋為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之玄孫道

克肖而位不至惟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輝而德已基惟太保府君志為君子儒以經明居上第調補陽安縣主簿歷正平尉汾州司法參軍陝州大都督府兵曹終于太原府首掾始以顓經進既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國語辨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愷悌以肥家信誼以急人德充齒耄獨享天爵故休祐集于身後徽章流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

禮部尚書三加右僕射四為令稱

一作四進太保五為上公

先夫人

亦四徙封密印累累邦族聳慕生三子皆才彭陽公為  
嗣次子從端實肅給令為檢校膳部郎中參河東軍事  
季子前所謂監察御史令主柱下方書溫敏而有文綽  
綽然真令兄弟唯彭陽以詞筆取科名累參侍從由博  
士主尚書牋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為  
冠擁節總戎率身和衆留惠于盟津變風于浚都言方  
略者以為能夫浚師嗟咄難治乘釁竊發寢成習俗莅

止五載飲和革心束馬來朝熊羆隕涕問公還期觴必  
祝之留為常伯旋命居守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  
翹瞿瞿盡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能  
慕怵惕乎霜露齋莊乎廟祧睦其仲季施及鄉黨言孝  
悌者歸厚焉勒銘于碑以代夷鼎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卜  
用柔日醴醎苾芬牲牷博膋邊甌在堂蕭簋在庭孝孫  
烝烝躬若奉盈低簪委紳薦俎登鉶盼嚮交感涕流緣

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丕祉工祝告訖  
退循軒祀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之寵光佐憲  
皇穆穆皇皇西省東臺選為侍郎國之大政咨爾平章  
敬宗凝旒俾鎮雖丘入為地官令守東州彭陽之忠厚  
宜介福以壽東郊既釐可復朝右縣縣其胄系于周舊  
由我顯起必昌其後太和紀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  
集巳酉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浹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太和四年高陵人李士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金石刻縣令以狀申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其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今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揭于道周云涇水東行注白渠醜而為三以沃闕中故秦人常得



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  
泉而顓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  
還寢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顓之公取全流浸原為畦  
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它邑為枯地力既移地  
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榮  
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冤銜忍  
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  
如燠疽在身不忍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

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  
遵田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回不決  
居二歲距寶歷元年端士鄭覃為京兆秋九月始具以  
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渠  
上盡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  
撰日京兆下其符司錄姚康士曹掾李紹實成之縣主  
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謠手  
運不屑鼙鼓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

言田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  
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  
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顙血污車茵丞相彭原公歛  
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恡第未周知情  
偽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  
季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脈宣氣萬荒漚冒迎耜  
澤澤音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孺直  
告已事君率其寮躬勞俸之烝徒謹呼奮襁褓而舞咸

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擿姦犯豪卒就施為嗚呼成  
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而名堰曰彭城按股引  
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  
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  
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攤其衝為七  
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諳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  
蘇特至水濱盡撤不當攤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  
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行興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

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歷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亦  
以籌畫干東諸侯遂參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  
率不時而遷既有績于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  
外郎充渠堰副使且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為檢  
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于蒲錫紫衣金章歲餘  
以課就加司勳正郎中執法理人為循吏理財為能臣  
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陵人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  
發於胸懷播為聲詩今采其旨而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  
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縈兮劉君來能  
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  
憤刷兮沈疴痊劃新渠兮百畎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  
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翱翔遺  
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唐故朝議郎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月  
甲子薨于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某是歲臘  
月丁酉葬于萬年縣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為諸侯  
為大夫門戶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于我阡云  
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為車正以功封于薛下故以  
降為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為京兆人隋唐之  
際再世以明經為博士家有賜書曾祖簡亦以文學為  
太子司議郎大父乾繹仕至光州刺史烈考諱某有道

而尚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有焉幼而擢陵茗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及從鄉賦暨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新即位聲恒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即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寮以自大遂嘿表公為介換大理評事除



書到門公方為人子不敢許以遠稱病弗果行歸寧壽  
春養志盡敬丞相楊炎勇於用才擢公為左拾遺奉安  
輿而西未幾再集茶蓼居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  
師急變黃屋順動狩于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既  
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不拜職  
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回入尚書為司金元士且參權  
筦之務有頃持慰冊宣恩于薊門將行錫銀朱於青蒲  
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外郎是曹在南宮為眉目在選士

為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挐盤錯一瞬而剖時文昌  
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  
事者繫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飾也會江淮間  
民被水禍上愍焉特命公宣撫之許以便宜及物赤車  
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病復奏咸可轉刑部侍郎時  
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  
之尹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繩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  
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然持平挫彼嶽嶽君子聞之善

其知道不私刑曹既清以餘刃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  
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真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  
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公婉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方  
直禁中上促遣如第且敕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  
及有司以不起聞上震悼加等公娶琅邪王氏石泉公  
之曾孫友壻皆一時彥士長子某蚤不祿第二子敬則  
歷太僕少卿今為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連  
最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子敬玄以詞藝似續登文

科歷左補闕今為尚書刑部郎中第四子吳舉進士最  
小子某咸砥礪纂修宜為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之光  
乎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舉則在  
西省薦權丞相由右史掌訓詞在中銓表楊僕射由地  
曹郎綜吏部二公後為天下偉人凡執文章權衡以揣  
量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剖璞  
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鑒移于大治則鎔範  
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孤民望使由庚之

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既薨終詔贈大宗伯後以第三子在郎位被霈澤再追褒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常伯而今之碑制用三公云銘曰

仁麟智龍為瑞一辰未若君子瑞于人倫惟唐德宗道類漢宣責實繩下風稜言言公丁斯時籍在雋賢從難表節執羈而還帝曰汝器黃流瑟然可為大僚左右化源乃飾王度乃馳輶軒既執刑柄亦操吏權陽和熙熙貯在顏間守法持正嶷如秋山火不侵玉倖臣畏服鳳

鳴祥烟梟噪低跼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寐無寤其名  
愈遠門人達者亦爲玄衮公居其卑其德愈尊兩子朝  
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胄貴之里螭首龜趺德輝是紀  
嗚呼後人下拜于此

劉賓客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劉賓客文集卷三

唐 劉禹錫 撰

碑中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

神道碑

薛在三代為侯國介于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為齊  
所并其公子犇楚錫土田于沛漢末避仇之成都曹

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為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為夏車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緇奕冠世言氏族者署為闕內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於車服錫爾子孫世世有之公諱審字某魯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行歷尚書郎雖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繪有雋材刺三郡金密縣皆以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門侯烈考承矩以文亡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之覆露補崇文生歲滿得調主簿書于毫之譙苦二



邑又尉于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  
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相以公為對乃授監察  
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鴈門主穀糴具舟楫  
募勇壯且便弓矢者為榜夫千有餘人隸尺籍伍符  
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沂河  
北行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塞回遠  
必克期如合符一歲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內供  
奉賜飛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內史未幾淮海

節將以戎倅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  
事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尋  
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申命真相趙國公帶  
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茵及境視置  
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簾幃器備乃曰信  
奇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為泗濱守既報  
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  
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岩音塞家桴筏者與華言

不通公兼戎索以治之五州民咸說元和十年某月  
某日薨于位年六十七贈左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  
氏無兒蚤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  
節度使說之女生子凝為嗣季子茂弘以諸侯禮儀  
返塋故里蛾眉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曰開成  
凝為平盧從事謹按令甲礮碑石來乞詞以垂于悠  
久初公治粟于朔陞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  
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愚入尚書為郎

職隸計司因白計相召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  
惟新愚以緣坐左貶間闕外役竟不克面然而公之  
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為根柢誠明枝葉之直方為天  
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繇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  
丞相李太師誌其墓其畧曰弘深莊重幹敏絕人此  
與遊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

河汾瀟淪鼎氣歆雲散為昌光凝為賢人常侍之生  
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詵詵三百文館入仕幽龍未光

尺木為階歟然欲翔司會知材績宣朔方邊師萬喙  
俟我羸糧汭于黃河路出戎疆募乃勇士阜衣挽航  
膺索臂弧穹廬在旁虜聞公名憚不敢攘安北以南  
列城相望率有儲待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輦下  
淮海軍大往為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于泗  
乃廉于閩閩悍而囂夷風脆急恩信綏之安然如蟄  
閩方不淑天奪其福公薨于寢玄頰以復天王廢朝  
贈之金貂莓莓晉原鬱矣中條大墓舊阡松楸蕭蕭

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  
暨學舍于允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且  
董淮揚汝南之師八月上下釋菜于宣父之室陋宇  
荒階不足回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  
辭曰自盜起幽陵許為兵衝連戰交梓率無寧歲耳  
說鉦鼓不聞弦歌目不知書不害為智爾來生聚教

養起居祖習壹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為擇賢  
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  
年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  
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渙水之瀕城池  
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枘枝梧載堅  
載塗黠焉陵虛寢廟弘敞齋宮嚴闕軒墀廂廡儼雅  
清潔門庭牆仞望之生敬外飾觚稜中設黼幄嚮明  
當宁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

魯及門觀奧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尊彝籩豆  
青黃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陞降之節  
遵國章也藏經于重檐斂器于庑櫓講筵有位鼓篋  
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灑埽有  
廟幹公又割隙地為廣圃蒔其柔蔬而常蒞旨蓄之  
禦備捨已俸為子錢權其孽贏而鹽酪釭膏之用給  
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  
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捷市同繇是靡勇爵戴鶡冠者



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於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縵胡  
者不敢侮逢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一月許  
人以新儒官成來告且乞詞欲行乎遠也公名惛字永  
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三帝碩學冠天下嘗  
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  
在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脩之形乎事業播于聲詩  
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  
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銘于麗牲

之碑銘曰

許分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闔嘖嘖亦有儒宮軋  
于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向學王化之始便地  
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祁祁胄  
子入于門牆如造闕里春誦夏弦載颺淑聲風于閭闔  
浹于郊垌途讓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  
之委巷相詒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媒語昔之連營誇力  
使酒今遇賓客斂容拱手魯有泮林鳥革其音許崇學

數民說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

中丞賜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師

崔公神道碑

太師名倬字某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既封于營丘子  
伋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于崔遂以為氏後十四世  
至秦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又十五  
葉生琰為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為七兵尚書七

兵之第曰寅為樂安太守公即樂安八代孫始以門子補鄭州參軍力行好學於子道以孝聞處伯仲間以友聞讀易至編絕以精義聞至德中戎羯猾夏王師出征公少有奇志思因時以自奮乃作伐鯨鯢賦上獻既聞爾矣果器之會第五丞相以善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有鹽鐵使之目慎選寮屬表公為介轉臨晉縣丞處繁應卒銕刃不頓府罷再遷至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為戶部侍郎掌邦賦急於用材薦公為監察御史主河東

租庸之務尋轉侍御史充京東平糴使建中初德宗始  
親萬機儲精治本有漢宣與我共理之歎謂大臣求可  
當良二千石者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期月有  
成詔書顯揚就加真秩益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為丞  
相制國用思公前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戶部郎  
中兼侍御史幹池鹽于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飴  
散乃盈商通而荐至吏懼而循法民不結網而國用益  
饒歲杪會其所入贏羨什百詔下褒其能轉吏部正郎

兼御史中丞且加五等之爵方倚以重任天富其材而  
不遐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元七年某月某日遘疾終  
于治所上聞悼之因降愍冊贈鄭州刺史賚錢三百萬  
以備飾終之禮明年某月某日返葬于成周之偃師從  
世墓也累贈至太師夫人隴西李氏汾州司倉參軍咸  
一之女生才子六人長曰邠及公時已為左拾遺後至  
太常次曰鄴至太府卿次曰鄆至外臺尚書次曰邠今  
為廷尉次曰鄴至執金吾季曰鄴今為太常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惟夫人姑臧冠族以蘋蘩組紉輔佐君子  
為令妻積三十餘年以慈儉忠厚訓誡諸子為賢母二  
十有三年當永貞初順宗踐祚澤流累葉長子邠時為  
詞臣草冊書以文當進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優詔允  
之特封清河郡太君士林簞慕皆自痛其不及邠為太  
常酈為大農咸白髮貴綬以奉膳羞諸季各以簪裾給  
事左右愉愉然先意無違言世榮者舉無與比以子貴  
累封贈至涼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

壽七十有九是歲十月某日合祔惟太常及尚書暨今  
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為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  
百四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為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  
入文昌宮其間三人歷八侍郎統而論之三大卿兩連  
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為世雄與姑臧  
李范陽盧世為婚媾入于姻黨無第二流言門閥者許  
為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尚書璜為吏部郎璿  
為司勳郎其它支孫未登金閨籍者詵詵然魚貫而進



文業甚似而孝謹不哀猗歟君子之澤其所從來遠而有光乎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詔于明庭始操國柄仲月奉當事于家禮成起慕悄然永懷曰古者卿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敬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條白事功咨於學古者徵其詞尚信也又命宗祝卜柔日告于廟盡誠也儀甚備而敬有餘斯所謂達禮之君子遂刊勒如式揭于道

周銘曰

奕奕四姓崔為之冠瞻其門牆倬若雲漢善積家肥子  
孫多材如彼棖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炯如  
貫珠焯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亦既堅  
茨生逢艱虞戎夏交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叢  
飛輓四馳歷踐劇職視屯如夷乃主平糴乃分竹使治  
粟為邦其道一致蒲實近地鹽為利泓使車來思剗弊  
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贏奏課連最德音褒明就加執  
法好爵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沒揚淑聲

上聞軫懷侑樂為停贈祿之禮侔于公卿萬石貽訓根  
於孝友太丘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為壽母三十  
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  
管佩玉鳴環交響庭戶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為甲族  
今為興門天爵人爵蔚然兩尊先德蔭之默如重雲孕  
和含粹濯潤本根景毫之原圖書之川陽陵帝壇磅礴  
回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于碑前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

道碑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僊  
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為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  
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為并州刺史子孫因家  
遂為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  
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下雋傑著書  
行於世既沒謚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為蔡州上蔡主

簿上蔡生勉舉進士徵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  
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  
揚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  
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績亦以有道顯於國初自號  
東臯子文章高逸傳乎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第  
游方外遂性二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  
公雅有遠志常自忖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  
學厚自淬琢於春秋得其公是於禮得之約僑居淝水

上躬督穡事善積於已而淮楚間羣彥多與之游公歎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聞去聲俾家聲不頽今夫以文學茫洋當世者

誰如華卿庸自棄耶入謀于閨門咸以外言為是因決策而西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如樛楠生于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眄歆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主者書記于嶺南授正字叅謀于淮右進協律郎其後

佐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為上介官至兼監察御史司憲  
聞其賢徵入南臺轉殿內歷侍御史改尚書戶部外郎  
復為知己所薦遷檢校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  
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為尚書戶部郎中以方雅  
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狃直為飛語所陷抱不  
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閣上為  
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  
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為憂求為虢州刺史宰相

惜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  
大凡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迹而  
固公雅為令揚州牧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其號  
略贊皇入相擢為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薦居  
數月遷河南尹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  
旬歲而周歷之時論不以為黨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尚  
體度風采而別白區處之宣城國之興壤其治在東吏  
惠下蘇罷羸警剽輕而勞徠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



一檢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羣務舉遇中貴人以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於理三者具求政之有裨曷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元年十二月八日薨于位享年六十三監軍使上言有詔軫悼不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于河南府永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于滎陽鄭氏生三女而沒今蓋祔焉一子曰慶存方亂矣猶子前太原府叅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蚤孤荷世父常侍之覆

露令其嗣幼未任克家姑封琴書司管鑰以俟其長竊  
懼世父之德音不敷思有以垂于後者以誠告于從叔  
大司農復命曰俞謹礪貞石以乞詞無忽余昔為郎與  
常侍同列已熟其行實及讀墓誌即今丞相益州牧趙  
郡李公之文自稱為忘形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  
以第一官處之牢讓不取羔鴈所禮則河東裴夷直天  
水趙哲隴西李行方吳郡陸紹梁國劉蕢博陵崔珣人  
咸曰得士夫揚州少與也而見器益州寡合也而見親

六從事才不一也而畢樂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  
銘曰

隋有文中紹敷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餘鍾  
于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麓中沫後大蘭牙  
茁然秀出叢薈善不近名其聲日彰行勇於退其道愈  
光哲者知之寘于周行以正持憲以文為郎以和佐戎  
以惠臨邦以直司諫以公駁政守于三川頑民底定乃  
鎮于宣先馳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旆旌問誰詢謀濟濟

君子問誰出內潔潔廉士道本乎心暢于四支治本乎  
正形于百為黜吏斂手齊民揚眉江淮數空夜析弗施  
公卧于齋邦民悽悽公衣升屋邦民行哭牙璋斯來柳  
翼言旋棠樹未老周人慕焉熊耳之陽泱泱洛川佳城  
在茲既固且安松楸颺然石馬矯然過者必敬宛陵之  
阡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  
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

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仕  
中國遂為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  
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  
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成蚤以武勇絕人積功  
至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  
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大臣中書令  
晉國公裴氏為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中之元子母曰

冀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鄴下諸兒號為書生元和中太尉愬為魏帥下令掄材於轅門取大將家翹秀者為子弟軍列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效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叅軍長慶二年常山衆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於帳下沂公發跡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書授鉞統魏兵問罪于北疆且報家禍布既啟行士氣不振渙然內潰獨與冗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

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為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闕然推戴之請為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驛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真侯命之實有魏土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叅軍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於父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目曰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為貴門君恩

至矣非痛折節礪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識者之譏寤  
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于家乘時蹈機禍不旋踵言  
訖泣下數行父俞母賛天性交感三心既叶萬衆潛化  
天子聞而嘉之曰彼真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  
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  
金印紫綬既貳軍政事如命卿弛張損益得以叅決潛  
革故態人知嚮方太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  
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



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  
乃捐其軀一舉而下平原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  
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承明廬詔允之遂赴北闕下得  
覲於便殿上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  
慮陰為寇謀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瀝  
款於賓筵爾毋抗詞於簾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啓  
發出於爾心今滄海底平策勲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  
父為侍中遷鎮于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析相衛澶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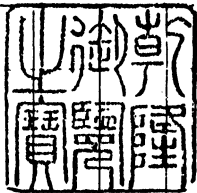
為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  
遷讓已爵禮無違者翌日詔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之  
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變  
聞泰極而否當歌而哭迎柩于路仰天長號因葬于洛  
陽之邙山冀國夫人祔焉寢苦枕塊以所仇同天為大  
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為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  
司以違命督之興疾即路間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節  
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于滑一歲入為右領軍

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鉞于邠土孟秋至  
治所首冬邁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鸞降革之儀薨于  
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  
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  
葬于洛都夫人琅邪王氏祔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  
氏有一子曰煥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葬當  
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  
來請曰嫠不恤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詞

以傳于後也君子以為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鍾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宜  
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說文字虎穴  
之中生此騏驎太和紀元滄景不度子弄父兵跳浪海  
壖有隣陰交蜩起雞連詔下薄伐艮隅騷然時惟侍中  
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為子陳謀盡詞興  
言涕零有感恩慈絕姻效節精貫神祇滄波底寧王師  
褒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胙元子別建旌麾一門四

節焜耀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喬木雖大盲風不知  
干雲之臺列缺焚之哀哀孝嗣丁此大酷迎護幃幃葬  
于東洛訴天觸地血染縗服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  
枕戈驟膺推轂雕陰白馬暨于邠谷雖榮三鎮不荷百  
祿綺紈之間珪組纍纍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  
有子穉齒行號執禮歸窆蒿里洛水之陽循邛之趾昭  
尊穆敬幽顯同理舊松新栢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千  
萬祀



劉賓客文集卷三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四至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劉賓客文集卷四

唐 劉禹錫 撰

碑下

釋門銘  
記附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  
大鑒實廣州牧馬摠以疏開緣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  
同歸善善不隔異教十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  
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洛於文雄今柳州刺史



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以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雖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智奘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

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沒百有六年而謚始自斬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瘡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

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  
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  
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

并引

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  
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  
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

救世來為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  
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壞色之衣  
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  
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  
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  
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唐故衡嶽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於榮破榮莫

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攝武莫  
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輕制輕  
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為莊嚴國必  
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津公為上首津之後雲  
峯證公承之證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  
貫由其門者為正法焉公號智儼曹氏子世為郴之右  
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獨不嗜戲其夙植因  
厚者歟生九年樂為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笥入岫巖

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  
我入明門不住諸乘我行覺路徑入智地居室方丈名  
聞大千護法大臣多所賓禮嗣曹王臯之鎮湖南請為  
人師自是登壇莅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  
人人持寶衣解瓔珞為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  
有相求我我以有為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  
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  
湯沐剃頤頂與門人告別即寂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

鳴呼豈生能全吾真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邪余不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于寺東北隅傳律弟子中巽道準傳經弟子圓皎貞璨與其徒圓靜文外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詞乃作長句偈以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津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祀南方學徒宗興旨幼無童心至兒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幾五里

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嗟律席之名兮  
與湘流而不已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  
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一祖  
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為東山宗  
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  
分慈氏之一支為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



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為儒博極羣書既而歎曰  
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旻改逢  
掖而緇之徙居是山晏坐石室以慧力感通故旱麓泉  
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  
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  
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  
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  
門而為天人師者皆脈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

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坐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  
期冥數必有所待太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  
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閏百為大備尚理信  
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於真實  
相深達焉常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啟因自我  
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  
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執誠達而山  
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知歸撞鍾告白龍象大會諸天

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相生敬明幽同感尚書欲傳信  
于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  
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  
中道者當知為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為也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  
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  
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憇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

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寢息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啟因業故刮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弘以權實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覲福罹於苦者證業以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

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為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為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為戲十三慕道遵壞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啟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鐘蘊聲扣之斯應陽燧合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

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為心經行不倦愍彼南  
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  
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者漸  
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矇洞開荒憬潛革邑中長者  
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股引僧舍身  
心恒寂象馬交馳墮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  
而南仰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翛然化俱神歸  
佛境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至于茶毗三百有六旬矣

爪髮加長容澤差哀真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  
璣者數十百焉於戲肖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  
提之位故殊相以現靈亦猶鳳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  
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升乃率其  
徒圓寂道弘如亮如海等相與杖淚具役建塔于禪室  
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玄宗之  
中元生三十而受且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  
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

人還源以為崇塔以存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  
不可以闕一謬謂余為習於文者故璽足千里以誠相  
攻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寢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  
還颺于金石傳信百劫彼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專之  
敬酬斯言銘示真俗文曰

如來說法徧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為禪至道不二至  
言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佛衣  
生塵佛法如綿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



珠一室寥然高山之隅為法來者千百人俱齋民嗤嗤  
戶有犀渠攝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  
為一乘散為萬行即動求靜故能常定絕緣離覺乃得  
究竟生非我樂死非我病現滅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  
說付囑其誰等空無得後覺得之像闕虛塔迹留仁祠  
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佛新盡于乾竺而象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為淨土

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為彌  
勒像者重千鈞睟容瑞相入天兩足晃氏卒事而它工  
未備故寓于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瞻禮發信  
赤肩白足入諸大城乃至聚落無空過者積十餘年得  
信財無量繇是購工以嘗巧募徒而畢力四輩增增工  
麾以肱中樞外脈陰轉陽動欬如地踴爰如山行大匠  
無言尊容嚮明青蓮承趺金獸捧持藻井花鬘慈龍四  
垂邑人膜拜如佛出世法照以願力能就泣于佛前因

持片石乞詞以示後按此寺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庫  
皇唐神龍中為水所壞有波那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  
至頓錫不去遂移於今道場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岡其  
經始與克修皆蕃僧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  
變人姓穆氏年十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自貞  
元二十年甲申歸此寺願崇建有為凡修大殿立菩薩  
大弟子侍佛左右建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毗盧遮那佛華嚴世界圖讚

佛說華嚴經直入妙覺不由諸乘非大圓智不能信解  
德宗朝有龍象觀公能於是經了第一義居上都雲華  
寺名聞十方沙門嗣肇是其上足以經中九會纂成華  
藏俾人瞻禮即色生敬因請余讚之即說讚曰

清淨不染花中蓮捧持世界百億千踴出香海浩無邊  
風輪負之晝夜旋大雄九會化諸天釋梵八部來森然  
從昏至覺不依緣初初極極性自圓寫之絹素色相全  
是色非色言非言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益城右門銜大達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北有仁祠  
形焉直啟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繡  
于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太和四年蜀帥非將材不修  
邊備南詔君長謀得內空乘隙空入鬪于城下或縱火  
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修廊委為寒燼如是者再歲帝  
念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為  
焦墟載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乃命主倖吏以吾

緡錢三十萬為經營之基自公來思蜀號無事時康歲  
稔人樂檀施公言既先應如決川乃傾囊褚乃出懷袖  
勝因化愚慧力攝慳男奔女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  
指衆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技斤鋸磨礱丁丁登登陶者  
儲精巧者效龍欸自火宅復為金繩沿故鼎新因毀成  
妍華夷縱觀萬目同聳既告訖役公來慶成雲鮮日潤  
輝映前後於是都人舞抃而謠曰昔公去此福成以燬  
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

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日之時太和某年某  
某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氏其它發大願者程功董  
事者自中貴人及賓寮將吏若僧徒偕籍之而刻于石

劉賓客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劉賓客文集卷五

唐 劉禹錫 撰

論上

辯迹論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污崇視輔臣之用  
否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  
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為余愀然曰  
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



過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  
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曉為迹也吾  
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  
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  
以必取當宁而歎曰得李靖為帥快哉靖時告老且  
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  
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起靖之難能也靖  
非不克之為慮居功之為慮也古之為將度柄輕不

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  
以取信有子質以減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  
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畏偪其患又甚焉微  
梁公之能盡材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  
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邪心相見  
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邪道相籠久矣其後敬玄擅  
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  
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

此吾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子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贄論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臭達于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邇也

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掩潔白而物莫能汚內  
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  
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  
故卿執馬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  
執馬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馬視其所執而知  
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  
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  
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

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為大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遠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諭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

分明矣求刑賞之潛濫得乎

華佗論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賢徧反醫不能生始有悔

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畧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恚執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

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邪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

用一志而殺材能衆矣又爲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  
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  
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  
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猶以可懲  
爲故事矧它人哉

附

柳宗元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  
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



民者歿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蔬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靡瘍疣贅癰痔蟲生之木朽而蠋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蕃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窳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堰洩築為牆垣城郭臺

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  
琢磨倅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倅倅衝衝攻殘敗撓  
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  
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  
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  
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  
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  
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

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靡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靡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靡痔草木邪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音異音震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跼蹐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

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蓺樹陰而摯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竅堅液礦硃銓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

極開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  
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  
雖三旌之貴萬鍾之錄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  
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  
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虔報本肆類授  
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  
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  
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

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  
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亦可以苟免人道駁故  
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  
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  
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  
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以能  
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  
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

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  
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以臨乎  
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  
預於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  
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  
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



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棟飽于簞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預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

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  
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  
乎人已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荅曰若知操舟乎夫舟  
行乎濰溜伊洛者疾徐存乎天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  
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汧洄不能峭為魃也適有迅而安  
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  
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  
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

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陷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荅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

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  
荅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  
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  
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  
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  
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  
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天  
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

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狴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

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歷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

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

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

草木也

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

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

訛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劉賓客文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劉賓客文集卷六

唐 劉禹錫 撰

論中

因論七篇

劉子閒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為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立匪寓以因為目因論之旨

也云爾

鑒藥 訊眩 嘆牛 傲舟 原力 說驥 述病

鑒藥

劉子閒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煬然焚如客有謂子子病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士淪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輒者造焉而善馳矧常病也將子詣諸予然之之醫所切脈觀色聆聲參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去聲乖所由致也今

夫藏鮮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為美疹之囊索耳我能  
攻之乃出藥一九可兼方寸以授予曰服是足以淪昏  
煩而鉏蘊結銷蠱慝而歸耗氣然中有毒須其疾瘳而  
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予受藥以餌過信而腿  
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癢絕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  
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如精或聞而慶予且闕言曰  
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難遭已顧醫之態多晉術以自  
貴遺患以要財盍重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

方而徂既效猜至誠而感勦說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  
厥毒果肆岑岑周體如疔作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吒曰  
吾固知夫子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  
異日進和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子用毒以攻  
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躋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  
宣奚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訊忙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叚增增扶班白

挈羈角齋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子曰斯宋人  
梁人毫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子愕而訊云子聞隴西  
公暘穀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然似恐後  
者其聞有勞徠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贍之格歟碩鼠  
亡歟瘼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吾政之上游也  
自巨盜間釁而武臣顓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  
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  
民其下也鷙其理而蟬其賦民弗堪命是軼于它土然

咸重遷也非阽危擠壑不能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為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

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歎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歟何足之病歟今轂鯁然將安之歟叟攬縻而對云瑰其形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為君畢詞焉我僦車以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掣以回之叱以聳之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輒不償及今廢矣顧



其足雖傷而膚尚腴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  
羸伊禁焉莫敢尸也甫聞邦君饗士卜剛日矣是往也  
當要<sub>平聲</sub>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牛言之  
則悲若之何予方窶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  
草之鄉可乎叟輟然而咍曰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  
以持醪而齧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為且  
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  
利其財子惡乎落吾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

杖叩牛角而嘆曰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員能霸吳  
屬鏹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胥下敵擒  
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  
呼執不匱之用而應夫無方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  
於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敝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亦既釋紼纚榜人告予曰方今  
湍悍而舟監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初以

室之仄以瑾之斟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晝勤景  
靈晶而莫進風異響而遏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  
檣弭櫂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遊  
肆而觴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尚寢矣吾曹無  
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窾隙潛澍渙然陰隲至乎淹簣  
濡薦方卒愕傳呼趺跳登墟僅以身脫目未及瞬而樓  
傾軸墊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  
曷予兢惕也汨洪漣而無害今予晏安也蹈常流而致

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郢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至于覆國夷族可不儆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盾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儆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絃邇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驛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

貴人器之謂宜為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如京師頃其  
至則仇焉五輩咸碩其體毅其容動睛煜如曳趾岌如  
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伾由將授也說而勞之饗  
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若  
有馮有盪舟如沿者扶鼎如飛者絢鍵如麻者開兩弧  
而脈不債者展巨石而齋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  
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有客悻然自奮曰斯誠  
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倖期門而

振衲服我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社  
以威用之可以係六羸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  
雄於匹夫然猶驛其駢飮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  
當蒲其輪鶴其書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  
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  
則子之力大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  
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  
於邑垂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

王于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  
積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  
我與歟

說驥

伯氏佐戎于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  
秣秕飲之汚池廐檻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  
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沽于肆肆之駟亦不知  
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齎矣有裴氏子羸其二以求

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  
尤工覩之周體眙然視欣然笑既而抃隨之且曰久矣  
吾之不覩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竒精妍態宛如鏘如  
煜如翔如之備邪今夫馬之德也全矣顧其維駒戢銳  
于內且秣之垂方是用不說乎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  
平聲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鬻千金裴也聞  
言竦焉遂敝其僕蠲其皂筐其惡廝其洩稚以美薦秣  
以薤粒起之居之澡之拒音震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



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予以喪其  
寶且譏其所貿也微子灑然曰始子有是馬也予常馬  
畜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  
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將齧抵以撾策不知其籊雲耳  
昔之噓呼也謂為疵為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  
如是則雖曠日歷月將頓踣是以曾何寶之有焉繇是  
而言方之於士則八十其緒也不猶踰於五段皮乎客  
謾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

猶為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歎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于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興逮浹日予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疹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衛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既微而怠其說倦眠于衾而興焉倦隱于几而步焉面不能罷頰髮不能捐櫛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瘳

疎錦反

如復瘳于躬進藥求汗凡三渙然

後目能視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眊然執柶圈侍予于  
前矣予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呻也諄也若酷而吾  
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之同而痊之異哉僕諄  
諄而荅云已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問也亦兀然而  
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面黥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  
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  
歎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顛  
廐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

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  
貴厚其生則社櫟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哉

劉賓客文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劉賓客文集卷七

唐 劉禹錫 撰

論下

辯易九六論

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穎達  
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它日劉子與董  
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請徵  
諸撰著夫端策者一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變

而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故易繫注云乾一爻三十六策也一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為九再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為八三變如之是老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五策焉其餘二十有四四四而運得六是已故易繫注云坤一爻二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少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一策其餘二十

有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變而遇少  
是少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七策其餘三十有  
二四四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為老老為變爻七與八  
為少少為定位故曰舉老而稱亦曰尚變而稱且夫  
筮為乾者常遇七斯乾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為坤  
者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得乾矣在左氏國語有  
之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八  
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按次二世而為屯屯之六二



為世爻震一世而為豫豫之初六為世爻屯之二豫之初皆少陰不變斯非八乎卦由老數而舉曰六筮由著數故斥曰八在左氏春秋傳有之曰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



艮下  
艮上之

隨

震下  
兌上

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

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為東宮實幽也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說于姜也何則卦

以少為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  
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即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  
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  
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  
凱於此注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臻極之理  
也劉子曰余與董生言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為不誣矣  
余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然而世人往往攘臂  
于其間曰生之名孰與穎達著邪而材孰與元凱賢邪

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明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特貌從者什一二焉嗟乎由數立文所如皆合昭昭乎

若觀三辰其不晦也如此然猶貴聽而賤視斷斷

五反

然莫可更也矧無形之理不可見之道邪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初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云

第一指

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三益一餘四益四

第二指

餘一益二餘二益一餘三益四餘四

益第三指

與第二指同

右卦從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益成偶  
第二法天故益成奇第三人極

第一指

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遇三遇二並謂之少與一同

第二指

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第三指

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右三指俱遇少通計十三策其餘三十六策四四  
運之得九為老陽故易繫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六注云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  
六

第一指

遇四益四與掛一為九

第二指

遇四益三與掛一為八遇三亦同

第三指

遇四益三與掛一為八遇三亦同

右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其餘二十四策四

四運之得六為老陰故易繫云坤之策百四十有

四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一百四十有四

第一指

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

第二指

遇四益三并掛一為八

第三指

遇四益三

并掛一為八

右初指少第二第三指多以少為主通計二十一

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少陽

第一指

遇四益四并掛一為九

第二指

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第三指

遇一益二

并掛一為四

右初指多第二第三少以多為主通計一十七策

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

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五

第二指

遇多謂三四也並止於八

第三指

又遇少謂

一二也並止於四

右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又少以多為主通計

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

過多謂四也止於九

第二指

又過多謂三四也止於八

第三指

遇少謂一二也止於四

右初指第二指並多第三指獨少以少為主通計

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少陽

第一指

遇少止於五

第二指

又遇少止於四

第三指

遇多止於八

右初指二指並少三指獨多以多為主通計一十

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八為少陰

右揲著數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

隨夫艮



艮下  
艮上

之隨



震下  
兌上

唯六二爻不動餘五盡變

變者遇九六也二不動者遇八也

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夫屯



震下  
坎上六位盡不遇六九故不動既無所之即以世爻為

占按屯是坎宮二世卦故以一為占則遇八夫豫



坤下

震上是震宮一世卦以初六為占亦遇八韋昭於此注云

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為屯坤下震上為豫言得此



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所以筮史占之謂閉而不通者爻無為也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

謂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當二百一十六言三十六者舉老陽也

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

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當百四十有四言二十四者舉

老陰也

凡三百有六十當暮之日凡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六十四卦都三百六十四爻陰陽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

陽爻一爻三十六策合為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爻二十四策合為四千六百八

右六九之數

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也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也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也一柔二剛少陰之象也少陽之剛有始有牡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牡有究因綜四象之變而成八象焉八象之位而八卦之本列矣注云太陽始動施于太陰而生震象之七

謂少陽之七為震初九

再動于壯而生坎象之七謂再索而得男也三動于究而生艮

象之七謂三索而得男也太陰始動施于太陽而生巽象之八

謂少陰之八再動于壯而生離象之八謂再索而得女也三動

于究而生兌象之八謂三索而得女也是以九六七八分為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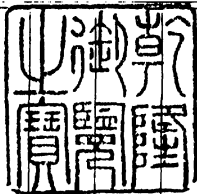
象

右大衍論

國語又云董因迎公于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

何不濟之有韋昭云泰三至五震象為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與貞屯悔豫義同劉子曰昭此說用互體有震按董因之言天地配亨是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之爻夫泰乾坤體全內外位正內為身外為事卜得國事也以外卦為占六五居尊位故統論卦下辭曰小往大來爻遇歸妹故曰天地配亨何必取互體也

右與董生言易



劉賓客文集卷七